□ 唐央鲁

幽幽南皋河

一

我曾站在苗岭山脉主峰雷公山顶上，俯瞰蓝天白云下的十万大山，辽阔、苍茫、绵延不绝的万千山峦尽收眼底，心底油然而生一股难言的敬意与舒坦。大自然之伟大，从来都亘古不变，只是我们未曾立于高处，便无从窥见这般壮阔，甚至常常不以为意。

不曾想，雷公山脉深处的丹寨县，竟有一条河，从此县东北部的兴仁镇排佐北龙坡密林中发源，一路奔淌，流经兴仁镇卓佐、湾寨后，涌入该县南皋乡大寨村、九门村、南皋村、偿卡村、石桥村、清江村，最后汇入邻县麻江的宣威镇卡乌村清水江段，是长江流域沅江水系清水江的一级支流。

河流流经的那些村庄，多个被列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、中国传统村落等。就是这条长约25公里、流域面积约115平方公里的母亲河，孕育了丹寨县北部重镇南皋乡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。这些璀璨且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，至今仍广泛影响着河流两岸的民众，犹如与生俱来的胎记，深深镌刻在一方水土的血脉与魂魄之中。

二

从卓佐和湾寨漫淌出来的南皋河，流入大寨后，就有了自己的名字：尔脚河。此段河水清澈，碧波翻涌，即便立于高高的水岸之上，也能清晰看见各色野生游鱼、螃蟹、水虫等穿梭于青青水草之间。两岸多为峡谷，时而是悬崖倒挂，时而是绝壁直插河底，深深幽谷中，郁郁葱葱的林木长在崖岩缝中，暖阳穿过层层密林，伴着清脆鸟鸣洒落河面，粼粼波光映照着青山幽谷，也映照着临水而居的苗家儿女，勾勒出一幅灵动鲜活的山野水墨画卷。

如果用苗语讲，大寨就是村民口中的“巴耶”，是名叫告皎、告递两位苗族先祖顺南皋河狩猎至此，在此开垦田地、繁衍生息而来的，坐落在雷公山脉秀基山脚。

寨里有一条渠，叫红旗渠。1963年初，寨里苗家人在村头的尔脚河选址筑坝，一为引水发电，照亮寨民，方便全寨人的日常生活，亦因有了电后，寨里人看上了电视，封闭了数百年的信息慢慢流进村庄，村民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；二为灌溉下游千亩良田，守护南皋河两岸的农耕收成，筑牢一方百姓的粮食根基。筑坝之时，为鼓舞士气，河岸插满红旗，山风吹过，只见旗帜招展，一派生机。坝成渠好之后，人们便亲切地称坝为“红旗坝”，称渠为“红旗渠”。这坝，这渠，镌刻着一代人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的滚烫岁月。

尔脚河流过大寨，汇聚了寨脚的尔足河、大田冲等溪流，浩浩荡荡，融为南皋河之源头，从这里一直奔向大海。

三

南皋河携着山野灵气，从大寨而下，穿过九门村、南皋村、大簸箕苗寨等，循着奔赴江海的方向缓缓东流，行至石桥村，漾开层层灵动的浪花，沉淀出一方千年文脉秘境。石桥村之名，源自南皋河河面一座硕大的天然石拱桥，浑然天成、横跨两岸。幽幽碧水从桥下穿流而过，终年不绝，青石古桥静卧清波，像一道彩虹，挂在村口。

河畔，是一壁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崖壁，石桥人称之为大崖脚。从通往南皋的乡道上望过去，便见得一排排古朴的造纸坊沿石壁而立。工坊之内，匠人弓身劳作，推、摇、提、顶、放……动作娴熟流畅。古法造纸的工序繁复而精细，仅麻料制作，就要历经水沤、浆灰、煮料、河沤、地灰蒸、漂洗、选料、碓料、袋洗等数十道流程，方可制出棉絮状的麻料。将麻料兑水，按一定的比例，添加少许用岩杉根、猕猴桃藤、野棉花根等草木根料碓烂沥水而得的滑药，搅拌均匀，又再经过抄纸、压纸、晒纸、揭纸等数十道工序后，一张温润洁白的构皮纸方才成型。南皋河水岸的石桥村民，千百年来一直重复着这样的工序，他们将南皋河岸的构皮及草木，用南皋河水一遍遍洗刷、捶打、暴晒，制造出的云龙、皱褶、凹凸、花草、麻丝等数十品种纸张，已远销到了美国、韩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等异域他乡，打造了一条独具特色、可复制推广的“黔货出山”文化通道。

在石桥，距离南皋河不远的一个穿洞里，我们见到了一座最古老的造纸坊，依洞而建，鬼斧神工，天然形成。千年水车依然在洞口悠悠转动，数百年之久的碾坊、烘房、漂洗池等设施，依然在发挥着古法造纸技艺的功能作用。洞内潺潺溪流，奔涌不息。洞口宽敞，冬暖夏凉，正是造纸的好地方。其实，石桥村民的整套造纸工艺，纯靠手工劳作，不添任何化学原料、不用一丝现代器械，古朴纯粹、坚守本真。用得最多的构皮树，即是《后汉书·蔡伦传》中所提到的“楮”，印证了“用树肤、麻头、敝布、渔网，以为纸”的古法造纸渊源。石桥苗家人的纸，质地精良，自带耐久防虫功能，早些年就被指定为国家图书馆、国家博物馆古籍修缮专用纸。

此外，石桥苗寨经地质学家多轮考证，域内岩层以五亿多年前的寒武系岩层为主，地质遗存古老珍稀，故而又有国家古生物化石产地、国家级地质文化村等美誉。

四

南皋河奔涌不息，沿途接纳了竹留河、乌皋河、情郎河等，从石桥村流入清江村后，水流不再湍急，河面突然变得宽敞起来。在这里，南皋河开始有了大江气魄，它穿过清江村中央，把这个水畔的苗寨一分为二。数百年来，这一寨苗族儿女安居于两岸，守护着这条河。

其实，“清江”是苗语，为汉语的“河流”之意。在清江村，沿河两岸的宽敞之处，全是层层叠叠的三层吊脚木楼，青瓦梁横在白云下，错落有致。美人靠安在二楼的瓦檐下，红红的辣椒串、黄黄的玉米棒、深朱色的高粱穗儿，以及金灿灿的糯米穗儿，挂在美人靠外的晾竿上，映得椅子上待嫁的苗家姑娘红彤彤的，漂亮极了。

很多年前，清江村就先后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、被命名为“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“贵州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“贵州省乡村旅游重点村”等，其远扬在外的名气，早已有之。但我之所以向往清江，且多次行走清江，是因为这村里享誉世界的翻鼓节，这是清江苗寨迎接春耕的重要节日，承载着苗族古老的记忆和文化传承。每年农历二月，清江村民身着民族盛装，在芦笙场上，或在鼓楼坪里，又或在晒谷坡中，载歌载舞，以苗家最为隆重的欢迎仪式，祈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既为敬仰祖先，亦为表达国泰民安的真诚愿望。这个时候，姑娘们绣了一年的蝴蝶、龙凤、花鸟等，以及小伙们炼了整个四季的银饰，全部都穿戴身上、头上。站在南皋河畔，见到的和听到的，全是喜气洋洋的歌唱。

木叶声声来问路，正是游方好时节。

有心不怕千里路，相亲相爱白头偕。

走很远了，已经见不到南皋河的影子了，可身后的歌声，还依稀可辨！

五

从南皋河畔走出去的贵州诗人文开云，曾用这样深情的诗句歌颂过这一条母亲河：这些裹挟石头奔赴大海的河流/滋养沿岸的稻香鱼肥/雕琢一湾景廊、一方风情/是村庄世代沿袭的胎衣……

一山苗岭藏古韵，一河清流润千年，幽幽南皋河，就这样载着苗乡文脉与烟火生生不息、缓缓向东。

□ 杨思良

柳

都府小河一树高，柳丝垂下数千条。
年年迎来春风拂，亭亭玉立更妖娆。
小河流水觅鱼影，竿竿飞扬心自豪。
人生大度春常在，心地快乐更逍遥。
劝君莫因困秃志，唯有拼搏方出头。
待到山花灿漫时，你我一样笑自如！

□ 蒋国波

清江上河图

江宽浪静风微动，雾淡云稀日泛红。
两道霓虹相卧浪，一尊美塑欲腾空。
兰舟载舞游人醉，木鼓飞歌边城风。
白鹭成群围古树，长堤绿柳隐渔翁。

□ 潘昌晟

猫猫河印象

说起猫猫河，算我孤陋寡闻，在去猫猫河之前，真还没听说过有个叫猫猫河的地方。去之前曾猜想，难道是猫洗澡的地方？可印象中猫这种动物并不那么爱洗澡。

八月份利用公休时间，我与几位老乡朋友一起闲游多彩贵州，并应猫猫河青年诗人李江富的邀约，才有了亲临猫猫河的机会。

我们一行是从西江千户苗寨过去的，为赶赴猫猫河，我们还把前面游玩的行程做了压缩，中午就从千户苗寨赶到了雷山县城。雷山县城小巧而精致，亭台阁楼尽显民族风格。

从雷山县城到猫猫河村，不算远，下午，李江富就带着他的朋友开车来接我们，我们一行分乘两台车徐徐前行。车在山间行，山随车走，一路青绿叠翠，山风伴随车的爬坡上坎，悠悠然地灌进我们飘向猫猫河的念头。

到了猫猫河村的村部空地停下车，我对猫猫河的印象瞬间凝固，发觉猫猫河根本就与猫猫及河无关，这里根本就没有河，我们连小小溪流都没看见，也没看见一只猫，只发现几只正在慵懒小憩的小狗。

按常理说，乡村里的狗很忌讳有陌生人进入它们的领地，发现陌生人后，它们会警觉地爬起来，谨慎地围着陌生人低吠。但我们看到的那几只狗，对我们竟然视若无物，我们一行还有人开玩笑说，这狗都好文静，不会是见过大场面的狗吧？

当我们漫步前行，看到村道旁边一行行赞美的诗歌：

猫猫河不是一条河/只是一个村庄的名字/可它的确像一只猫猫/躲藏在历史的长河里/大山用高挺的脊梁和/缭绕的云雪/遮挡了袅袅炊烟/迷惑了历朝的烽烟……

我顿感，猫猫河苗寨是一个有诗的村寨。

在后来的交流中我才知晓，猫猫河其实是一个村寨的名字。猫猫河村系汉语称谓，苗语称“欧雄”。“欧”苗语意为小溪、河水，“雄”是老虎，以小溪边常有老虎出没而得名。据介绍，该地原来古树参天、林密古道，常有虎豹出没，而寨脚有一小溪河源于深山密林中，叫“欧雄”。旧时朝廷对苗疆改土归流登记村名时，因汉族官员称老虎为大猫、猫猫，故将该地登记汉名“猫猫河村”。

而如今猫猫河之所以有不小的名气，背后离不开两股力量的支撑：一股是李江富等年轻人以文学为载体的执着耕耘，另一股便是村里非遗苗绣的持续传承。

在村部的蝴蝶苗绣体验馆，猫猫河村村委会副主任余武笑得嘴都快合不拢了，他说，他妻子就是苗绣非遗传承人，现在他们村已有20余名资深绣娘，这当中有6人获评州级百佳绣娘、4人获省级最美绣娘称号。

一直在为村里发展奔走的文学追梦青年诗人李江富有着他的规划，村里正着手推动诗歌创意+苗绣纹样深度融合，将村寨诗歌意境、山水风光转化为刺绣图案，改良苗绣服饰、背包、摆件等文创产品，对接线上电商、省外文创渠道外销，争取实现非遗传承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。

这不，猫猫河诗歌节自2017年首届举办以来，已连续举办八届。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中央权威媒体都曾点赞了猫猫河的诗歌节，诗歌节里的不少作品还发表在《中国文艺家》等报刊媒体，该村还被黔东南州文联选定为文艺采风创作基地。

离别猫猫河转眼已一周有余，我对猫猫河的印象模糊且浅了些，如果还有机会再见李江富，我定要顺着《人民日报》的报道，好好探究下，猫猫河“诗的种子”究竟藏在何处。

□ 龙珍锋

一甑雾气

窗外的小江水又涨了一篙。

春汛来得猛，连下了几场大雨，窗外的小江水变得浑黄。

妻子在厨房里炒煳米来做粉蒸肉。米粒受热后慢慢变成黄色。放上了一些本地的花椒、两个干辣椒以及五香调料。顿时，花椒的麻辣味、辣椒的辛辣……交融在一起，香气立刻变得浓烈而且有层次。

这就是锦屏粉蒸肉的底色。

我进厨房。妻子正在把炒好的米盛出来，倒入石臼中，用木杵一下一下地舂。她的手很有力，手腕翻转的时候，米在石臼里渐渐变成粗颗粒。

“用擂钵擂也可以，”她不回头地说，“但是石臼舂出来的要香些。”

肉是早上从菜市场买的。本地黑毛猪的五花肉，一层肥一层瘦，像织锦一样堆叠起来。卖肉的老杨是偶里人，赶场天都会拉猪肉来卖。他的猪肉结实，皮厚，肥膘有两指宽。猪是放养的，吃的是山坡上的野菜和红薯藤，没有喂过饲料。

把肉切成薄片，比筷子头稍厚一点。加入调料搅拌均匀后再加上一勺甜酱。然后再取一块生姜榨取汁液，并且加少许偶里米酒。自家酿造的米酒度数并不高，但是香味很足。

她把手掌放在盆子里来回搓动，让肉的每一部分都沾上一层酱汁。揉好的肉要腌一会儿。这时她去舂米粉，米粉舂好后，倒入腌肉盆中，用手继续搅拌。她一转手腕，盆里的肉就被搅动起来了，每一片都被一层金黄色的米粉裹着，像披了金色的外衣。

垫底用的是红薯。本地的红心红薯，甜，粉，能吸饱蒸出来的油汁。妻子把红薯削皮切成块，然后是逐片码肉，码成田垄似的整齐形状。码好放在甑子里，甑子放在大锅上，灶膛里燃烧着暖和而稳定的火苗。

蒸汽升起来，弥漫了整个厨房。

起初香料是香料，酱是酱，肉是肉，米是米，各自有各自的气味。但是在水汽的调和、热气的催促下，它们开始融合、渗透、转化，渐变柔和，变得和谐了。醇厚之中带着一点点诱人的香，弥散满整个房间。

坐在厨房小板凳上，看着甑子上冒起的白气，突然想起一些事。

小时候，通常粉蒸肉是要过年才能吃上的菜。年三十早上母亲就会先炒煳米，我和弟妹喜欢围着灶台看。母亲嫌我们碍事，用锅铲将我们全部赶出。等到年夜饭上桌时，每人分到两三片粉蒸肉，不能一口吃完，得细嚼慢咽，吃出肉香。

那味道，记了几十年。

想起在雷山苗寨吃过的长桌宴。那是几年前出差，正赶上苗年。长桌宴摆放在寨子中心的坝子上，几十张桌子排成长龙，桌上摆满了菜。其中一碗粉蒸肉是用当地特产的糯小米磨成的粉。蒸出来的肉又软又糯，黏性大，米香味浓。

我至今还记得在黎平侗乡吃过的宴席。

侗族朋友指着一盘粉蒸肉说，他们腌肉时会滴几滴木姜子油。我夹了一块尝尝，果然有清新的、凛冽的气息，瞬间冲破油腻。它不是花椒的麻，也不是辣椒的辣，而是带有山林野气的清新。朋友说木姜子是山上野生的，夏天去摘，晒干后榨油，一瓶能用一年。侗家人离不了这个味道。

还有凯里粉蒸肉。凯里人把酸汤做成了名菜，就连粉蒸肉里也要加酸。用酸汤渣腌制的肉，经由蒸煮之后，肥油里便多了一点酸香味，腻感消失，吃起来酸香可口。第一次吃的时候觉得怪异，肉怎么是酸的呢？吃了几次之后才上瘾，觉得不放酸才怪。

各地的粉蒸肉做法不同、味道各异，但骨子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了最亲近的人。无论是苗寨的糯小米、侗乡的木姜子、凯里的红酸汤，都是当地人从山水间找到的味觉密码。

雾气还在升腾。妻子做粉蒸肉，每一个步骤都没有量杯，没有称盘，都是靠手感来完成。

炒米炒到何种程度才算好，她自己说不出来。按斤两，腌肉放多少酱、多少酒，她也不知道，但她的手明白。这种“明白”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，是从小看着母亲做、帮着打下手，一年年积累起来的。

这就是传承。没有文字，也无需记录。

妻子掀开甑子，一股白雾迎面而来，伴着一抹纯粹的香。撒上一把葱花，热油一泼，“滋”的一声，葱花油使表层的米粉变得更酥香了。

大家围坐下来。儿子已经等不及了，将筷子伸出去夹取一块肉。肉烂酥了，一抿嘴化掉了。米粉吸饱了油，糯而肥美，中间夹杂着香料的味。

窗外小江沉入了夜色，这碗粉蒸肉，在屋里显得更加踏实。

四十多年来，我从没离开过这道菜，从母亲做的到妻子弄的，味道也没有太大的变化。

传承，大概就是家的味道。它不需要创新，不需要改良，只需要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。

当然，要保留的还有人与自然、人与家、人与时间之间那些未曾断开的羁绊。

□ 王道东

村口青松

——献给我的家乡剑河县沟洞村

一

家乡村口的青松陪我走过了20年的风风雨雨，见证了村里的变化，默默望着村人进进出出，人们背上远行的行囊打工去了，人们结队归来，笑逐颜开回家过年，而鞭炮声偶尔响起，孩子们成群结队上学去了，扛着米，背着包在那弯曲的山道上行走，洒开一连串的笑声。村民们日出赶牛而出，日落荷锄而归……

二

我想家，家也想我，我想青松，青松也会想我吧？那是一定的了，不然不会每次见面都像与朋友见面一样亲切。手抚青松树干，幻想能在其间架起秋千，荡开几十米远，或把心思荡到空中去，体味一下失重的感觉。离家稍远，思绪益增，默念着一些幽深的词句，那里面空气清新的意境竟如火花一下闪过，噫，这不就是我的老家吗？居然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太熟悉了！王安石写的“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闼送青来”，就如同以我老家作为蓝本一般，小溪潺潺流过村口的石桥，绕过大弯迎面而来的便是郁郁的青松林甜甜的微笑，夏天月明星稀之夜，踩着轻柔的月光去洗澡时，水面松姿和松间明月不就呈现出来了吗？凝脂的清辉不就泻在迷蒙的水面上了吗？默念着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诗句，王维看到的怎么就和我看到的一样，不禁放声大笑。

三

青松高洁挺立，每位到村子里来做客的人难免赞叹一番，好高，好大，多好看哟……方圆百里难以看到，难怪人们要赞叹，就是村里的常客也经常夸奖，松树成了人们照相的伙伴，成了一张名片。前些年，外来客商带着现金前往村中想要购买青松，要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村里沸腾了，纷纷反对，割舍不下呀！

四

我一年回家乡两次，用家乡人的话来说，就像村里的客人一样，但对村里的一草一木我都怀着感激之情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！生我养我的地方，太熟悉了。河边的石头几乎都被我数过，山中的鸟、虫几乎能叫出名来。没到家，人就像秋天的落叶漂浮不定，就像浮萍随雨东西，就像天上的浮云到处飘游，就像盲马狂奔在广阔的草原，就像孤舟置于大河。而家里熟知的声音、语调荡开了心底的涟漪，抚慰、温馨、幸福、感动一时涌上心尖，难言而哽咽。出去走走，不知不觉又到了松林下面，云淡风轻，小路上竹木点头迎迓，青松傲然挺立，直刺云霄，好像要刺穿苍穹。拾级而上，到拐弯处，一棵松树犹如黄山迎客松一样在欢迎着我们……

聚焦基层奋斗故事 书写乡村振兴华章

《一个村支书的奋斗史》出版发行

本报讯（记者 姚宁）为深入挖掘我州乡村振兴一线鲜活实践，生动讲述基层干部扎根乡土、实干为民的奋斗故事，8月17日，由作家李文明创作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《一个村支书的奋斗史》出版发行座谈会在凯里顺利举行。该书是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之一，由贵州出版集团、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，是黔东南州文艺界深耕乡土现实、聚焦基层治理、礼赞振兴实践的重磅原创作品，为全州纪实文学创作矩阵再添优质精品。

本次座谈会由州文联主办，州文艺评论家协会、州作家协会、州摄影家协会、州文联文艺创作中心联合承办，整场活动主题鲜明、内容丰富、氛围热烈。来自省州有关高校的专家学者、评论家、本土作家及高校学生代表等40余名嘉宾齐聚一堂，围绕作品的创作立意、艺术手法、纪实价值和时代内涵展开深入研讨，在交流感悟佳作中凝聚以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共识与力量。

据了解，《一个村支书的奋斗史》是作者李文明潜心打磨、独立创作的又一部报告文学精品。作为一部紧贴黔东南乡土实际、聚焦基层发展的纪实精品报告文学，全书以黄平县旧州镇寨碧村党支部书记王清华数十年扎根乡村、履职担当的奋斗轨迹为主线，以真实人物、真实事件、真实变迁为创作蓝本，全景式、立体化展现了寨碧村从传统村落蝶变成为和美乡村的奋进历程。作品生动再现了以王清华为核心的寨碧村“两委”班子，坚守基层一线、厚植为民情怀，团结带领全村群众凝心聚力、苦干实干、攻坚克难，持之以恒推进乡村建设、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动人奋斗图景。

作者通过深入村寨田间、走访寻常农户，沉浸式捕捉乡村发展的变化、基层治理的鲜活故事、群众生活的巨大变化。以质朴凝练、真挚温情的文字，生动塑造了新时代基层村干部恪尽职守、无私奉献、实干担当的鲜活形象，翔实记录了寨碧村在特色产业培育、乡风文明建设、民生福祉保障、基层治理优化、人居环境提质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，真切描绘出寨碧村聚力深耕乡村振兴、全力推动富民兴村的崭新风貌。

座谈会上，作者李文明介绍了该书创作出版情况。与会专家学者、作家评论家朱永富、王绍帅、傅安辉、徐汉晖、余达忠、陆景川等20人畅所欲言、各抒己见，对该书的创作质量与时代价值给予高度肯定。大家普遍认为，作品以基层小人物的奋斗故事，折射新时代乡村发展大变革，既是一名基层村支书的成长坚守史，也是黔东南纵深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录，更是解读我州基层党建、乡村治理、乡土发展的优质文学范本，兼具深厚的文学价值、珍贵的史料价值和鲜明的现实指导意义。

此次《一个村支书的奋斗史》的正式出版发行，进一步丰富了我州乡土文学、纪实文学作品，拓展了本土现实题材文艺创作的广度与深度，为作家更好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全方位、多角度讲好黔东南乡村振兴故事，创作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提供了借鉴。该书作者李文明表示，今后将持续扎根黔东南乡土沃土、紧扣时代发展脉搏，深耕现实题材文艺创作，关注基层鲜活人物故事，以文学赋能乡村振兴，持续为全州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、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学力量。